

歷史文獻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歷史文獻研究

總第36輯

(總第 36 輯)

歷史文獻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文獻研究. 總第 36 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675 - 4666 - 0

I. ①歷… II. ①中… III. ①中國歷史—研究—叢刊
IV. ①K207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27646 號

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36 輯)

編 者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主 編 朱傑人

項目編輯 吕振宇

特約審讀 陳 才

裝幀設計 高 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 - 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 - 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 - 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90 × 1240 16 開

印 張 24

字 數 49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數 900

書 號 ISBN 978 - 7 - 5675 - 4666 - 0 / K · 463

定 價 56.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 - 62865537 聯繫)

本刊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歷史文獻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委(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記錄 朱傑人 何林夏 郝潤華 黃愛平 曹書傑 張 濤
董恩林 趙生群 劉永翔 嚴佐之 顧志華 顧宏義

主 編 朱傑人

責任編委 顧宏義

責任編輯 吕振宇

編委會通訊處：上海市東川路 500 號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郵政編碼：200241

電話/傳真：(021)54345055

網絡地址：<http://www.chla1979.org>

電子郵件：lswxyj2013@163.com

目 錄

王曾瑜：整理古籍雜議	1
田君：張舜徽先生的文獻校勘實踐：以《老子疏證》為例	4
李慧玲：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的“定本”辨析 ——以《毛詩正義》為例	11
林維杰：儒學經典詮釋中的存有論轉化 ——以朱熹思想為基礎的討論	26
趙金剛：朱子論氣運之不齊	42
[日]白井順：朱熹《小學》傳播的一側面 ——以程愈《小學集說》為中心	52
[德]于宏：錢鍾書論朱熹	60
劉增光：泰州學派楊起元的《孝經》學著述考論 ——兼正《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著錄之失	76
徐浩誠：梁啓超的易學成就	86
王梅 曾振宇：“忠於原文”是否可能 ——理雅各《論語》英譯本發微	100
[日]吾妻重二撰 胡珍子譯：水戶藩的儒教喪祭禮儀文獻	109
吳建偉：再論英藏 S. 2700 號寫卷的定名問題	129
[美]蔡涵墨撰 方笑一譯：陸游《中興聖政草》考	137
馮會明：胡居仁《居業錄》文獻學研究	153
蔡米虹 張伯宇：《偽冊底》製作時間之探討	159
張濤：錢大昕的《元史》研究成就	164
李波：馬其昶稀見稿本《莊子故》考述及其價值	174
楊熹：黃侃《曹子建洛神賦識語》考	181
李鵬：中國古代宗教圖書市場考述	197
曹剛華：清代佛教史籍的流通與禁毀	208
趙嘉：中國古籍版本圖錄的發展及分類	215
黃敏學：中國音樂文獻學的學科定位及其分類體系探論	227
董婧宸：論《說文解字》聲訓的歷史來源	240

洪衛中：北周統治者“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存疑	251
史泠歌：岳家軍第四次北伐主要戰役論析	259
于士倬：天子臣·宰輔屬：專權宰相背景下的高宗朝檢正	278
項 旋：康雍朝古今圖書集成館考析	294
王德保 譚雅琴：法器木魚源流及其魚龍形制演變考述	307
曾維剛：宋元筆記方志等文獻所見宋代作家及詩文輯考	317
周錄祥：清代硃卷履歷生年舉疑	326
瞿林江：上古本《毛詩注疏》斠誤舉隅	336
高紀春：《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正誤考疑	345
周日蓉：地方文獻書目編撰的最新成果 ——評《甘肅文獻總目提要》	364

Principal Contents

Wang Zengyu: Some Suggestions on Revising Ancient Chinese Books	1
Tian Jun: A Research on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i>Lao-tzu Shu cheng</i>	4
Li Huiling: On the “Definitive Edition” of Kong Yingda’s <i>Wujingzhengyi</i> Based on <i>Maoshizhengyi</i>	11
Lin Weijie: The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 A Debate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Zhu Xi	26
Zhao Jingang: Zhu Xi’s Theory on “Qi Yun”	42
Shirai Jun: One Aspect of the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of Zhu Xi’s <i>Xiao xue</i> : Focusing on Cheng Yu’s <i>Xiaoxue Jishuo</i>	52
Yu Hong: Qian Zhongshu and Zhu Xi	60
Liu Zengguang: Some studies on the Works About the <i>Xiaojing</i> Written by Yang Qiyuan of the Taizhou School	76
Xu Haocheng: A Study on the <i>Yijing</i> Achievement of Liang Qichao	86
Wang Mei Zeng Zhenyu: Is it possible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 — Discussions on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the <i>Confucian Analects</i>	100
Azuma Juji: Funeral and Ancestral Rituals of Confucianism in pre-modern Mito-han(Japan)	109
Wu Jianwei: A Rediscussion On the Titling For the Dunhuang Document S. 2700	129
Charles Hartman: Lu You’s Draft Entries for the <i>Sagacious Policies of the Restoration</i> (<i>Zhongxing shengzheng cao</i>)	137
Feng Huiming: A Study on the philology of Hu Juren’s <i>Juye Lu</i>	153
Tsai Mihung Chang Poyu: A Discussion on the Making Time of “No. 5 Document Concerning Zheng Dynasty”	159
Zhang Tao: Qian Daxin’s achievements in <i>Yuan Shi</i> Study	164

Li Bo: A Research and Value of Ma Qichang's rare copyy <i>ZhuangziGu</i>	174
Yang Xun: A Research on the Study of Cao Zijian's <i>Luo Shen Fu</i> by Huang Kan	181
Li Peng: Beneficence and Profit: a Review on the Religious Books Market in Ancient China	197
Cao Ganghua: The spreading and prohibiting of Buddhist historical books in Qing Dynasty	208
Zhao Jia: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es of the <i>Guji Banben Tulu</i> in China	215
Huang Minxue: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Lo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usic Philology	227
Dong Jingchen: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urce of Sound Gloss in <i>Shuowenjiezi</i>	240
Hong Weizhong: Doubting the viewpoint that the Rulers had no Reign Title when they were called Tian King by the Etiquette System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Northern Zhou Dynasty	251
Shi Lingge: The Research on the Main Battle of the Fourth Northern Expedition by the Generals of the Yue Family	259
Yu Shizhuo: Emperor's Vassal or on the staff of the Chancellor: The Gaozong's Jianzheng in the background of autocratic chancellor at the moment of Shaoxing Period	278
Xiang Xuan: A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e of <i>Gujin tushu jicheng</i> in Kangxi and Yongzheng's Period	294
Wang Debao Tan Yaqin: An Investigation of Faqi Wooden Fish about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ish Dragon Shape's Evolution	307
Zeng Weigang: The Lost Works in Notes, Local Chronicles and Other Documents of Writers in Song Dynasty	317
Zhou Luxiang: Query against the <i>Zhu Juan Collection</i> of Qing	

Dynasty	326
Qu Linjiang: Some Rectifications on the <i>Commentary and Subcommentary to Mao Shi</i> Collated Recently by Chinese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336
Gao Jichun: A Textual Research on vol. 1 of <i>Jianyan yilai chaoye zaji</i>	345
Zhou Rirong: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Local Bibliographic Editing — A Review on <i>Gansu Local Literature Bibliography</i>	364

整理古籍雜議

王曾瑜

[摘要] 由於過去錯誤的文字改革，對如今由識簡體字入學者，繁簡體字轉換的識別，成了一道很難過的基本訓練關。整理古籍，是解決這個基本訓練問題的辦法和途徑之一。一部古籍，特別是卷帙大的古籍，一次整理，決不可能相當完善，宜採用過一段時間，重新整理的方式，以求逐步臻於較為完善。本文對若干重要古籍，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其《拾補》、《歷代名臣奏議》、宋四大類書和《明實錄》的整理，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 古籍 整理 重新修訂

按宇宙間的規律，萬事萬物一般不可能完美無缺。漢字與拼音字相比，各有優劣。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片面強調漢字的缺點，在長官意志支配下，進行錯誤的文字改革，給漢字人為製造了許多錯誤和麻煩。如今由識簡體字入學者，繁簡體字轉換的識別，成了一道很難過的基本訓練關。漢字一般都有異體字，如“乘”與“乘”、“姐”與“姊”、“往”與“徃”、“舍”與“舍”、“愧”與“媿”之類，有的青年學者或誤以為是兩字。整理古籍，是解決這個基本訓練問題的辦法和途徑之一。

大凡大部頭的、整理較為繁難的古籍，是可以採取當年前輩專家整理《資治通鑑》的經驗和做法：不宜一人整理，而每卷由三人整理，成書後每卷後署名某人校點，某人覆校，某人三校，這也是一種責任制。考慮目前中青年學者的基本訓練狀況，數人合作整理的模式，尤宜推廣。古籍整理是繡花工夫，若工作量太大，時間匆遽，就更容易出錯。不如多人合作，取長補短，寧肯慢些，但可好些。

中華書局重新整理二十四史，又是開創一種新的經驗和做法。一部古籍，特別是卷帙大的古籍，一次整理，決不可能相當完善，遺留的問題肯定不少。如能過一段時間，重新整理一次，就會逐步臻於較為完善。只要整理者認真負責，後一次整理的質量，肯定會勝於前一次。

古籍電腦軟件的出現，以及今後的逐步擴充和改進，對古籍整理用處極大。我在使用史料時，凡是讀不通的文字，就其前後可以讀得通的文字，輸入《四部叢刊》、《四庫全書》等電腦軟件，再校讀讀不通的文字，受益匪淺。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編著《鄂國金佗粹編、續編校注》，確是花了極大氣力。但年深月久，就不斷發現有問題。後來出了二版，也不能解決問題。最近重新整理成電子稿，不僅注文增加約二萬餘字，而且正文竟還可以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校補若干字，這是頗出事前意

料者。又如《名公書判清明集》，此書中華書局第二版卷一第 7 頁：“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今依賴電腦軟件，很快查到《晉書》卷六六《陶侃傳》。發現“猶”字，《陶侃傳》作“乃”，更重要者，是陶侃諡“桓”，而宋人爲避宋欽宗御諱，改“桓”爲“威”，這是原校點本所失校者。又如此書卷二第 43 頁：“昔申屠子龍送同舍人伍子居之喪，以歸鄉里，遇司肆從事于河輦之間。”據《後漢書》卷五三《申屠蟠傳》，“伍子居”原作“王子居”，“司肆從事”原作“司隸從事”，這也是原校點本所失校者。

以下想對若干古籍的整理或重新整理，談點個人的淺見。

一、《續資治通鑑長編》：此書的史料價值不待贅說。目前的標點本尚未以較原始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參校。個人間或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校出若干字。已故劉浦江先生的弟子苗潤博先生，最近發現了此書的《四庫》底本，並於《文史》2015 年第 2 輯發表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四庫底本之發現及其文獻價值》一文，作了詳細介紹和論述，中華書局行將於今年出版。這自然是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喜訊。

《續資治通鑑長編》的重新整理當然應以此底本、殘宋本、《永樂大典》殘本和《四庫》底本爲主，並進一步參校衆書。此外，今存古籍中有不少《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原文摘錄，例如在《宋宰輔編年錄》、《山堂先生群書考索》等書中。清黃以周主要依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輯錄爲《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其中也有錯誤，如《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不用呂惠卿》，將呂惠卿出知延安府繫於紹聖二年十月，這另有《琬琰集刪存》卷三《呂參政惠卿傳》、《宗忠簡公集》卷七《遺事》和《宋宗忠簡公全集》卷九《宗忠簡公事狀》等爲證，而《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三卻誤繫於紹聖三年十月。至於如《宋宰輔編年錄》、《山堂先生群書考索》等書，黃以周均未摭採。現在有條件，博採衆書所錄，重新補綴《拾補》，以臻盡可能完善。

二、《歷代名臣奏議刪存》：這是鄧廣銘先生生前的創議。我在《點滴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歷代名臣奏議〉序言》後記中提出建議，無非是三條：一是刪去唐以前及遼金諸奏；二是與已校點出版的《宋朝諸臣奏議》重複者，亦予刪除；三是保存其他宋元諸奏。今可以補充的第四條，是有的奏議分明抄自《宋史》和《元史》者，亦可刪除。當然，目錄應完整保留，標明刪節者存目及見於某書。此書爲明早期永樂刊本，即使與其他宋元文集重複者，仍有相當高的保存和校勘價值。因爲很多宋元文集和奏議的刊本都比《歷代名臣奏議》晚，《歷代名臣奏議》的文字肯定有原始性。目前既然出版了《全宋文》和《全元文》，可以給此書整理提供很大方便。

三、宋四大類書：《太平御覽》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和《太平廣記》五百卷，對於研究先秦至唐五代，無論歷史、文學、哲學等，以至校勘其他古籍，都有很高的價值。就我所知，篇幅最小的《太平廣記》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斷句本，也不能算標準的點校本。

就我個人治史而論，得益於《太平御覽》尤多，爲檢索先秦至南北朝的記錄，帶來許多方

便。因為宋初能見到的許多古籍，今雖原書不存，唯有依賴於《太平御覽》一書，方得以有斷簡殘編的保存，故彌足珍貴。

最近研究中國古代“指斥乘輿”，即罵皇帝罪。如《冊府元龜》卷一〇二《招諫》記載，唐太宗對侍臣說：“隋帝性多猜忌，上下情不相達，斯豈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輩以直心相向，縱有指斥深切，無憂逆忤。”儘管當時已設置“指斥乘輿”罪，作為“十惡不赦”中的“大不敬”罪之一，但他的此段言論，仍表現了中華古史第一英主的大度。這在《貞觀政要》、《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籍中都找不到。

又如清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九《婦人稱奴》說，“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奴即儂之轉聲”。然而據《太平廣記》卷二七四《歐陽詹》記載，歐陽詹“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此女子後贈詩說：“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可見錢大昕的考據不確。

整理四大類書的工作量，當然遠在上述兩部書之上，須要有規劃，更要有衆人的合作與細緻的工作。其實肯定比諸如《中華大典》之類大而無當，而又只能粗率了結者，實用得多，也更有價值和意義。另悉南京大學周勳初先生等已校訂《冊府元龜》，這更增強了我的信心和希望。

四、《明實錄》：《明實錄》總計三〇四五卷，當然是明史史料第一。在中華古籍中，整理之難，首推《宋會要輯稿》，整理之繁，則首推《明實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標點本《宋會要輯稿》，無論如何，是整理古籍之一大成績，但也留下了進一步整理之餘地。《清實錄》雖比《明實錄》多千餘卷，但既有大內檔案等現存史料，就史料價值而論，已無原始性，至少無急需整理之必要。

我常與張澤咸先生議論，治史就是要不憚煩勞。如前輩王毓銓先生那樣，從秦漢史轉行治明史，首先就是通讀《明實錄》。如又想以明史大家自居，又不願通讀《明實錄》，本身就是個矛盾。其實，如若治遼宋金史，以《宋史》、《遼史》、《金史》、《文獻通考》、《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和《三朝北盟會編》八部基本史料而言，其卷帙之大，也肯定超過了《明實錄》。張澤咸先生說，如自己治明史，也就是硬着頭皮讀《明實錄》，不可能有其他捷徑和辦法。

除了清代史料外，今存明代史料自然多於其他各代，以《明實錄》為底本，又參校其他代史料，其工作量之大，肯定令人咋舌，關鍵還是要下定決心，並且調動足夠多的人力，此項古籍整理之最的任務，還是可以完成的。即使一時完不成，也完全可以分代分批整理和出版，先整理和出版《太祖實錄》，自《太宗實錄》以下，陸續整理和出版，以臻於成。

（王曾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舜徽先生的文獻校勘實踐：以《老子疏證》為例^{*}

田君

[摘要] 《老子疏證》是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的重要成果，前人多從老子研究角度評價該著作，其實在文獻校勘學領域此書也具有示範作用，以漢墓帛書文獻校勘，會通諸法，勝景佳處尤多。先生有生之年，雖未及見郭店楚簡《老子》，今以簡本參驗，從違取捨之間，多與簡本暗合，可謂深知古人書例。本文從對校的基礎性、本校的參考性、他校的選擇性、理校的審慎性四個方面，展現張舜徽先生文獻校勘學的思想方法與學術實踐。

[關鍵詞] 張舜徽 文獻學 老子 簡帛文獻 校勘學 方法論

二十世紀乃簡帛文獻大發現時代，出土數量之多，價值之大，往世罕有其匹。《老子》一書，衆本多異，千年是非，欲辨莫由。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早年綜觀舊注，沉潛反復，窮日夜之力以思之，嘗撰《老子約義》二卷，發明先秦君道之旨。1973 年，漢墓帛書重見天日，先生亟取以資校讀，成《老子疏證》二卷，精義迭出，洵帛書《老子》研究之佳構。其書因附錄於《周秦道論發微》，後人少有措意，豈不惜哉！其間文獻校勘方法，細緻入微，可資龜鑒者夥矣。今以校書四法^①立類，筆者約取數例，表而出之，復以郭店楚簡《老子》參驗，冀明通人治學，實卓然有成之烈也。

一、對校的基礎性

1.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②

筆者按：各本作“夫佳兵者”。王念孫、阮元析之甚詳^③，當作“夫佳(唯)”。然帛書甲、乙本均僅以“夫”起句首，先生以為意勝，據刪。下文有“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此與“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句式相合，讀來一氣呵成，語氣暢達。王、阮之論，其證雖精，然立說終不免“推理之校勘”^④。若非古本比勘，何由辨此？尤見對校之妙，洵非他法可比。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先秦樂道思想體系與文獻研究”(批准號：15XZX010)、四川省哲社重點基地儒學研究中心重點項目“李鼎祚易學研究”(批准號：RX14Z04)階段性成果。

① 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29—134 頁。

②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192 頁。

③ 按：本文所引校讀《老子》諸家，其具體書籍名稱及版本情況，於《老子疏證》卷首，附有《引用各種版本目錄》與《引用各家注說目錄》(見於《周秦道論發微》，第 99—102 頁)，列舉出處甚詳，此不贅述。為行文簡明計，徑稱諸家之名，省略具體書名及版本，下同從略。

④ 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第 1 頁。

2. “道恒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①

筆者按：帛書甲、乙本作“道恒無名”。先生疑帛書沿下文而誤，且“爲”與“化”叶韻，通行諸本皆不誤。沿下文而誤，即“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之“無名”。筆者核之簡甲本，亦作“道恒無爲”^②，可證實先生論說。此乃對校以見帛本之誤，並仍依帛書，本校而證之，《老子》多韻語，此其文例，頗可信從。可見古本未可盡據，今本亦能正古本之訛。古書舊本之所以可貴，在於時代早，錯誤少，可據之以訂今本之誤。然此一古本亦不能無失，今本若存其他未誤古本之舊，則亦可據正。古本未必盡是，今本未必全非，要之皆唯實是求，不可拘泥。古今異同，惟對校始得之，意外收穫，在在皆是，此校勘之第一手段。

3.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③

筆者按：據易順鼎之說，《道德指歸論·大成若缺篇》“大巧若拙”下，又云“是以贏而若紬”，易氏遂疑《道德指歸論》所據本有“大贏若紬”一句，無“大辨若訥”一句。先生以帛本對校，實有“大辨若訥”一句，與今本合。帛乙本在下句“躁勝寒”前，尚存一“紬”字，疑其下尚有“大贏若紬”一句，四句兩兩相對，順理成章。易氏據《道德指歸論》，推證今本有脫奪，乃卓見也。然無對校基礎，終屬推理之校勘，又誤視“大辨若訥”為衍文矣。先生以帛書對校為基礎，採納易氏合理意見，並以《老子》文例本校之，作此論斷，精矣附焉，而存於校記，亦明慎改之義。筆者核之簡乙本，確有“大成若紬”^④一句，“贏”、“成”意近，辭不害意，可資印證。

4.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⑤

筆者按：河上本、王弼本作“莫之能勝”，景龍本“勝”作“先”，與敦煌、遂州本合。先生謂今本沿下文“弱之勝強，柔之勝剛”之“勝”而致誤。僅觀白文，作“莫之能勝”，亦無可疑，一經對校，方知別有佳意，若無他本，後人焉得知之？大矣校勘之為用也。如今之世，比勘異同，已為學人所輕，而對校屬“笨辦法”，則更不屑為。惟肆意以取巧，逞私見以屈古人，析之雖精，終為無本之末、無源之水，非可自伐，適足見譏，可不戒乎！對校之法，乃校勘本源，其法簡易，無甚機巧，然居功實大，《老子》所云“大巧若拙”，其是之謂乎！

5. “聖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⑥

筆者按：各本皆作“聖人無常心”，帛書乙本作“聖人恒無心”，先生以為義長，據改。後出諸本改“恒”為“常”，乃避漢文帝名諱，此尚無大礙；然“恒”、“無”二字誤倒，則尤關乎語意。“聖人恒無心”，故能“以百姓心為心”，讀之怡然理順，意勝“無常心”遠甚。古人精義，

^①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96頁。

^②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頁。

^③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17頁。

^④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第98頁。

^⑤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60頁。

^⑥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21頁。

晦乎千載，若無版本對校，何由知此佳語。惟於古本對校基礎上，先生慧眼識珠，乃得明之。今論發明之始，實先生首功也。

6.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①

筆者按：河上、王弼本皆作“則我者貴”，高亨讀“則”為“賤”，作“賤我者貴”與“知我者稀”對文。然以帛書甲、乙本對校，作“則我貴矣”，與敦煌本亦合，當為原文。高氏論之甚辨，若非古本對校，其說無由置疑。古書之誤，有可自見者，亦有不可自見者。自見之誤，心測其致誤之由，若無本可據，終為假說。核之古本，若合則為精識卓見，若不合則歸咎於臆測，終非科學校勘法，難免猜度之嫌。至夫不可自見之誤，非對校更無由知之，遑言改正。據此可知，校法之科學性，必以對校為基礎，此乃正途。高氏先賢，博學識精，猶不免偶失，理校之險，可不慎乎！非定然違牾常理，切勿輕用。後世之人，無先賢之博通，而專欲肆意以炫博，頗曰“理校”，更無足取。

二、本校的參考性

1.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②

筆者按：首二句，帛書甲、乙本與今本敘次互倒，且“是”作“視”。先生以為傳寫者亂之耳。以下文本校之，可證今本不誤。帛書與今本下文皆有“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敘次若合符契，亦可見帛本誤倒，且誤“是”作“視”。此本校之顯明者，前後比勘，即可獲見。惟其顯明，故能無誤改之失，此例可靠性比肩於對校之法。

2. “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③

筆者按：各本皆作“知和曰常”，帛甲本無“知”字。先生涵泳白文，以本校證之。上句有“和之至也”，續申之以“和曰常”，下句繼之以“知常曰明”，文理自順。今本“和曰常”上衍“知”字，致誤之由，蓋以四字句文例律之。孰不知文例亦有例外，不可教條化。此處若依四字一句之例，下文“心使氣曰強”，五字成句，又當何解？此本校之幽隱者，貴能慎思而審辨之。全書爛熟於胸，自可左右逢源，縱橫採獲。筆者核之簡甲本，果作“和曰常”^④。可見於對校基礎上，若善用本校之法，確能奏解疑釋竇之效。

3.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晝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⑤

筆者按：各本作“可以為天下母”，先生據帛書甲、乙本，改為“可以為天地母”。度先生之意，蓋以文意本校之。上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彼衡此，故從帛書作“可以為天地

①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 153 頁。

②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 182 頁。

③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 131 頁。

④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第 66 頁。

⑤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 185 頁。

母”。然簡甲本作“可以爲天下母”^①，與衆本合，且意仍可通。此兩解並存，由此可見，本校亦有不可決斷者，惟資參證之用耳。

三、他校的選擇性

1.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爲天下溪，恒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穀；爲天下穀，恒德乃足，復歸於樸”^②

筆者按：此依河上本寫定。易順鼎據《莊子·天下》所引，疑河上本有衍文，認為當“白”、“辱”對文，訓詁可通。馬叙倫、高亨諸家翕然從之。而帛書甲、乙本均既作“知其白，守其辱”，又有“知其白，守其黑”。先生據《淮南子·道應》所引，認為帛本已有錯亂，當仍河上本“榮”、“辱”對文之舊貌，《莊子·天下》所引，乃節取其辭耳。同爲他校，資取多途，所據不同，結論各異。帛本對校，可現易說之矛盾；寓目廣博，方知衆引之異同；心曉書例，遂明取捨之何由。此法惟通人善用之，廣覽博蒐，左右採獲，匠心獨到，精識抉擇，方少偏信之虞。

2. “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强大處下，柔弱處上”^③

筆者按：此二語，王弼本作“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先生認為帛書甲、乙本多增誤字。據《列子·黃帝》、《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所引改。細審此二語，帛甲本作“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恒”，“恒”乃誤字無疑。帛乙本作“兵強則不朕，木強則競”，“朕”當爲“勝”之訛字，可見帛甲、乙本原皆作“兵強則不勝”，與王弼本同。筆者認為，“競”可讀作“斤”，王弼本形訛作“兵”，《列子·黃帝》、《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諸書引文，增偏旁作“折”，則“斤”當爲本字。且“兵”字，《說文》“从升持斤”^④，王筠《說文釋例》卷八“‘斤’即‘兵’也，故‘兵’亦從‘斤’”；“折”字，篆文从“手”，而古體乃會“以斤斷草”之意，故許慎引譚長之說，“从斤斷艸”^⑤，以甲、金文核驗，甚確。“斤”、“兵”、“折”，三字訓詁可通，亦可爲證。度先生之意，此處當四字一句，兩兩相配，方合《老子》文例，故選擇《列子》諸書引文，將“兵強則不勝”改作“兵強則滅”，此他校、本校結合之法。他、本二法，若單用之，可信度皆遜於對校，此處合用，則獲相得益彰之效。

3.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⑥

筆者按：“受國之垢”，帛甲本作“受國之訛”，帛乙本作“受國之詢”。先生採用《莊

^① 彭浩：《郭店楚簡老子校讀》，第43頁。

^②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88頁。

^③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58頁。

^④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59頁。

^⑤ 許慎：《說文解字》，第25頁。

^⑥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第160頁。